

销售部面面观

辛建斌

生产如意彩电的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大门口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然而，销售部门的工作人员怎样“应付”这些如饥似渴的需求者呢？

“大拿”周文学一登上二楼电销室，迎面遇上一位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头发蓬乱的汉子。他时而机敏地处理手头一沓沓批条，时而和顾客谈笑风生……这便是电销室主任周文学。

周文学有个雅号叫“周大拿”。当然如意彩电厂的人们都知道这个中含意并非权大，而是说，大、小事周文学都拿得起。凡业务范围内的事情，再难再繁，一到“周大拿”手里，三下五除二就得以解决，从来不当“踢皮球的运动员”。不过他倒是一个挺棒的守“门”员。1983年夏天某晚，一顾客在“周大拿”家中从皮包内抽出一摞子“大团结”说：“往后请多关照，这点小意思，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尽管放心！”穿着裤头背心的周文学说：“你是想让我们电销室管理乱套，摔我电销室主任饭碗不成？”顾客红着脸夹起“大团结”刚走，周文学一头扎进梦乡，睡得好安稳哟！

“长腿”刘守成广播器材销售室主任刘守成，全厂第二次公开招标的中标人，当初，他力挫对手，一举中标，是何等气魄！

气魄来自胆略，来自大无畏的精神，当初投标时他就深深意识到广播器材和大彩电比较，是较冷落的部门。刘守成认为不能“守株待兔”，于是他放开两条“长腿”，为研究市场，走访用户，交货催

款，预订合同，他足迹遍涉华东、华北、中南、西北各地，使销售面貌大为改观，很短时间就催回欠款67万元，签订合同64万元。

笔者在广播室与“长腿”刘守成刚刚谈了几句，他微笑着转过身，又迎着寒风踏上了新的征途。

刘永福和他的哥儿们

如意彩电厂流传着这样一则趣闻：储运部副主任刘永福的妻子对丈夫宣布了一条处分决定：开除“家籍”！理由是，刘永福自当上储运部头头后不理家事，白天一放下饭碗走人，晚上半夜归来倒头便睡。妻子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火了。可是刘永福倒挺乐意这个处分，原因是刘永福恋上了一个新家——储运部仓库，而且有了新的“恋人”——苏志强、杨廷恒、刘春光等十一名哥儿们。

储运部仓库的容量是1500台彩电，如意厂日产量是1000台。他们每天得象旋风似地干

着入库、出库、转库的活儿。否则，按刘永福们的话说：车间的货不能及时入库，生产流程就要发生“肠梗阻”，但仓库若“消化”不了，又会“憋死”！于是这个脸膛黝黑、身材彪悍的汉子和他的哥儿们干起活来就跟“红高粱”里的汉子一样，个个赤膊上阵，每个月要加班20多个夜晚，从不缺席！

夫与妻 树与藤

吴万哲

夫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这是新婚不久的他俩，在一个迷人的夜晚展开的一场小讨论。

“是一种和谐……”

“是一种爱……”

“是一个好……”

……

话，揉进了蜜，甜甜。极满意，又似乎极不满意。

半晌，他才又补道：“一个是树，一个是藤……”

“那么——”她飞了一下丹凤眼：“谁是

谁呢？”

他却茫然。

谁是谁呢？他苦苦思索。

衣服脏了，鞋袜垢了，他仍旧挽成一团，塞在床下。不出一天，她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放在枕旁……

清晨，他还梦周公，她早跟手跟脚起了床，清扫地面，抹擦家具，又奏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他起床来，洗脸水冒着气泡儿，早点已摆在餐桌上——

傍晚，他下班回来，乏得象死驴，“大”字样躺在床上连蹄蹄也不想动一下。她进屋了，又是说笑，又是唱歌，温情的话满屋子飞，递热茶暖身子，

着入席、出席、转席的活儿。否则，按刘永福们的话说：车间的货不能及时入库，生产流程就要发生“肠梗阻”，但仓库若“消化”不了，又会“憋死”！于是这个脸膛黝黑、身材彪悍的汉子和他的哥儿们干起活来就跟“红高粱”里的汉子一样，个个赤膊上阵，每个月要加班20多个夜晚，从不缺席！

王建安的座右铭

1988年7月，兴平秦岭公司一职工来信说他买的一台如意电视机没有图象。维护部主任王建安立即提一台新机，驱车前往兴平。不巧这个职工休假回老家礼泉县去了。王建安当即又调转车头，冒着连绵阴雨，追到了礼泉烽火乡。可是这职工的家离公路十多里，小车无法行驶，王建安便和其他人抬着电视机、踩着泥污，到这个职工家里调换了电视机，并仔细讲解了使用方法，使职工全家感动万分。当王建安抬着旧机出村时，村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往后还是买如意牌电视机好！

王建安何以如此？用他的座右铭来回答就是：“假如我是用户！”

眼，把盘里的虾蟹倒回筐中，“教书先生，老鼠（师）割尾巴——出了多少血！”

他感到血“轰”地一下涨上了脸。恪守“士可杀不可辱”古训的他，毕竟硬是忍了这口气，不值得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谁让他上街时忘了把胸襟上这枚校徽摘下来了。暴露了这并不令人“羡慕”的职

业身份。

其实他是看中了隔壁这摊的毛蟹。他蹲下来细细挑拣起来。

“老师，您只管放心。只只会爬，刚捉来的。秋风起了，蟹黄包您不硬！”年轻的卖蟹者说罢，热情地帮他挑了一只递过来。

“好，你称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知识分子与工农并肩图案的新纸币递过去，却被推了回来。

“老师，这算我送您的。”卖蟹者狡黠地笑着，“不认得了？我是前年毕业的。”

他摇摇头，——毛头后生十八变，最难辨认了。

“唉，老师是不会记得我们差生的。我就是二班那个调皮皮的‘跳蚤’。”

“哦，记得，记得！”他拍了拍脑壳，负疚地掩饰着尴尬的笑。说起这绰号，还不是为了他在上语文课时说了句：“你怎么像只跳蚤似的，一刻不停！”

“老师，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连个初中毕业文凭也没混到。要不我早就去学开车了。嗨，现在只好捏捏秤尾巴。”

“唉，要怪只能怪我没教好。”他又把手中的五十元币递了过去，“你做小生意也不容易，这钱你是要收

来的，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买蟹

桂维诚

精明的小贩看出他的眼镜后面闪闪的目光，连忙招徕：“喏，透骨新鲜的大虾，来一斤？”小贩边问边往秤盘里铲。

“噢，不不不。”“嫌贵？”小贩鄙夷地朝他的胸前扫了一

眼，把盘里的虾蟹倒回筐中，“教书先生，老鼠（师）割尾巴——出了多少血！”

他感到血“轰”地一下涨上了脸。恪守“士可杀不可辱”古训的他，毕竟硬是忍了这口气，不值得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谁让他上街时忘了把胸襟上这枚校徽摘下来了。暴露了这并不令人“羡慕”的职

业身份。

其实他是看中了隔壁这摊的毛蟹。他蹲下来细细挑拣起来。

“老师，您只管放心。只只会爬，刚捉来的。秋风起了，蟹黄包您不硬！”年轻的卖蟹者说罢，热情地帮他挑了一只递过来。

“好，你称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知识分子与工农并肩图案的新纸币递过去，却被推了回来。

“老师，这算我送您的。”卖蟹者狡黠地笑着，“不认得了？我是前年毕业的。”

他摇摇头，——毛头后生十八变，最难辨认了。

“唉，老师是不会记得我们差生的。我就是二班那个调皮皮的‘跳蚤’。”

“哦，记得，记得！”他拍了拍脑壳，负疚地掩饰着尴尬的笑。说起这绰号，还不是为了他在上语文课时说了句：“你怎么像只跳蚤似的，一刻不停！”

“老师，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连个初中毕业文凭也没混到。要不我早就去学开车了。嗨，现在只好捏捏秤尾巴。”

“唉，要怪只能怪我没教好。”他又把手中的五十元币递了过去，“你做小生意也不容易，这钱你是要收

来的，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节假日，她挽着他逛大街，她和他脸对脸划船。她望着那高她半头的身躯，心头愈加蜜蜜，宽厚的胸膛简直是座遮风挡雨的山墙。风轻湖平，她要打桨，一脚没站稳，差点掉下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那象老虎钳一样的臂膀紧紧钳住了她……

她上夜班，要走一段幽僻的小巷，做女儿时，父母担心得要死，如今，他夜夜来接，当然，她有不忍的时候。一次她故意说了时间，车子驶进了小巷，四周暗得看不清物件，小风又嗖嗖地吹，她怕了，正束手无策，他赶

来了，她一下软得象面条，顺势倒在他怀里……

啊，她懂了，他是树，她是藤。

她在寻觅……

的。”

“老师，您这就看我不起了。”

“不，你听我说，这蟹是我买了给你们班主任祁老师尝尝鲜的，他想吃这个。你们祁老师……”他欲说又止，觉得鼻腔里酸酸的，眼眶里的液体直要往外涌，模糊的视线里又映出那一幕——

老祁还没写完范仲淹那句千古名言的最后一个“乐”字，就攥着粉笔突然昏倒在黑板前……

“怎么，祁老师他又病了？”小贩知道祁

老师以前常犯胃病，真后悔毕业后一直没去看他。

“唉，你抽空去看他吧，他常常念叨着你呢。你们祁老师得的是绝症……”

光与色

刁永泉

1、煤的灵魂燃出强光把漆黑的躯体烧成灰烬

2、灯光下的阴影还是阴影阴影下的灯光还是灯光

3、夜埋葬的黎明分挽出来

4、萤火虫梦见自己变成星星时它却在草间熄灭了

沉思小札

张志

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便有人怀疑鹰的本事了。总爱指责牡丹不结果的人，也爱指责无花果不开花。

林间之音

1、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2、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3、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4、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国家银质奖

电视机

RUYITV

国家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马新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的。”

“老师，您这就看我不起了。”

“不，你听我说，这蟹是我买了给你们班主任祁老师尝尝鲜的，他想吃这个。你们祁老师……”他欲说又止，觉得鼻腔里酸酸的，眼眶里的液体直要往外涌，模糊的视线里又映出那一幕——

老祁还没写完范仲淹那句千古名言的最后一个“乐”字，就攥着粉笔突然昏倒在黑板前……

“怎么，祁老师他又病了？”小贩知道祁

老师以前常犯胃病，真后悔毕业后一直没去看他。

“唉，你抽空去看他吧，他常常念叨着你呢。你们祁老师得的是绝症……”

光与色

刁永泉

1、煤的灵魂燃出强光把漆黑的躯体烧成灰烬

2、灯光下的阴影还是阴影阴影下的灯光还是灯光

3、夜埋葬的黎明分挽出来

4、萤火虫梦见自己变成星星时它却在草间熄灭了

沉思小札

张志

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便有人怀疑鹰的本事了。总爱指责牡丹不结果的人，也爱指责无花果不开花。

林间之音

1、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2、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3、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4、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国家银质奖

电视机

RUYITV

国家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厂长：马新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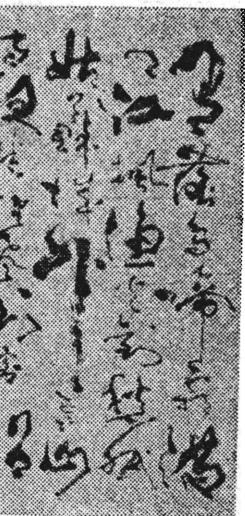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厂址：陕西省咸阳市第二号信箱

电话：4456 4467 电挂：2350



书法

陈影

老师以前常犯胃病，真后悔毕业后一直没去看他。

“唉，你抽空去看他吧，他常常念叨着你呢。你们祁老师得的是绝症……”

光与色

刁永泉

1、煤的灵魂燃出强光把漆黑的躯体烧成灰烬

2、灯光下的阴影还是阴影阴影下的灯光还是灯光

3、夜埋葬的黎明分挽出来

4、萤火虫梦见自己变成星星时它却在草间熄灭了

沉思小札

张志

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便有人怀疑鹰的本事了。总爱指责牡丹不结果的人，也爱指责无花果不开花。

林间之音

1、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2、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

3、夜籁从宇宙深处涌来